



門 0512
1673
卷 1

考論語引

漢書藝文志曰。允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論語

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夫子既卒。門人相與緝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時傳論語。蓋其說各異。至于魏時。何晏作集解。然後乃定焉。梁皇侃作疏。集眾說以成之。宋邢昺亦作疏。一意從何注。及朱子著集註。其說大變。自此以來。說論語者。不可勝數。雖有同異。要不出朱說。吾日本有伊藤氏著古義。以駁朱說。雖所見與朱異。然解



文則不甚異。至物氏作徵其說遂大異。學者誰適從
焉。凡說論語者多取諸其臆。不復考諸它書。或考諸
它書也。考一而不考二。取此而捨彼。則雖考之猶不
考乎。鼎不自量。乃考群書。別為一說。故曰論語考何
朱得失。物氏固論之。而物氏所駁。又有得失。其所得
不復論。方今朱說為政。故論物氏所失。及其所遺焉。
伊藤古義固不足論。且物氏既辯之。如物氏之說。其
所得善於先儒。而所失甚於諸家。是不可不論也。故
辯之以附于後。如辯朱物二說。覽者弁髦之可已。
朱子裁史記及取何氏程子之語。以為序說。其文

非序非說。特以冠篇。謂之序說耳。所裁史記不盡
孔子行事。即使盡之。不足以考盡語意。不載可耳。
且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
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如此則孔子不知何國人。若
以襄公為知。為魯人。則當時之事。以魯紀之。不獨
魯國之事也。史記乃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然
後乃述它事焉。春秋時列國有都有邑。而並屬國。
叔梁為鄆邑宰。而仲尼生焉。漢制有郡有國。而並
領縣。縣領鄉。而邑屬鄉。昌平鄉屬魯國魯縣。故曰

魯昌平鄉陬邑。司馬遷混合古今以述事。故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在史記是可在論語不可。不可無辯也。且彼世家尚未盡孔子之事。况於斷折。何必載之。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此裁史記之文也。檀弓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孔子之喪。公西赤志焉。飾棺牆置翼。設披周也。設崇啟也。綢練設旒。夏也。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

經出則否。又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孔子家語曰。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

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啗以蔬。米三具。襲衣。中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牆置翼。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

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皇

覽曰。孔子家去城一里。說苑曰。梁康子死。鄭子產
死。鄭人丈夫舍玦佩。婦人舍珠珮。夫孀巷哭。三月
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喪。夫子
奚也。諸說同異如是。又按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
孔子卒。十七年十二月。高柴從公會。齊侯于蒙。則
其三年之喪。非弟子盡在焉。檀弓曰。事師無犯無
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且古人尊
廟而後墓葬。親者不以遠近為孝否。故廬墓非禮。
况六年乎。子貢以義起禮。而以非禮終之。可疑也。
子夏謂燕人如彼。而子貢所為如此。可疑也。假使

子貢獻禮。不宜以孔子之喪棄之。而直情而徑行。
可疑也。檀弓最可信。而無子貢廬墓之文。而朱子
曾不疑者。深信孟子故爾。程子謂論語成於有子。
曾子之門。是柳子厚說也。子厚論語辯曰。或問曰。
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
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
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
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且是
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
子之號也。然則有子係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

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嘗有師之跡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子之徒也。按禮記諸書。曾子莫不以子稱。而有子亦多以子稱。彼亦成於二門耶。先進篇。閔損或以子稱。雍也。顏淵冉求亦稱子。季子微子稱夫子。皆以孔子則論語之成不在一人。而不知其誰也。程子三說並俚語。載之於此。豈非輕易論語乎。夫筆俚語者。唐以前所無。禪家乃有語錄。

蓋彼家不事文。故直筆其自口者。宋諸先生率以經傳為不脩辭。又見禪家有語錄。習而不非。亦作語類。其謂效禪家者。誣也。

物子曰。論人論官論罪。古皆謂論而定之也。說文曰。論。議也。廣韻曰。說也。增韻曰。紬繹討論也。周官曰。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左傳曰。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孟子曰。尚論古之人。以論其

世是雖非徒論辯亦非必定之唯論罪。豈決罪之
謂耳。詩有韓詩毛詩而謂書為尚書。樂器曰商者
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
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且如子見南子及孺
悲欲見章。非夫子所論。而有如鄉黨篇。則論屬後
人也。語與言固別。然如仁人者。送人以言。是言之
可以為教者。如其語犯其語。迂其語。伐其語。盡非
可以為教者。則語訓言亦未非也。難程子二子之
說曰。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夫子
思是仲尼孫孫。而稱其祖。豈以其氏族乎。不可謂

稱子與稱字同也。大氏其族有為大夫者。則子之
此亦臆說。子者男子美稱。豈以族有大夫乎。上論
成於原思。下論成於琴張。故二子獨稱名。何其語
之似程子也。嘗以伊藤氏為宋儒之徒。於此已亦
為宋儒矣。若曰子罕成於琴張。憲問成於原思。則
可已。夫成論語者。不可定其人。即能定其人。不可
使再生以決吾疑。則何必定焉。曰。門人一時以意
錄之。以備忽忘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始重論語
而至此。又輕之。何自違也。又曰。謂論語精撰者。其
說至於邴君之妻曰。小番而窮矣。春秋時名多不

正而夫孫常欲正之故有此語物不謬其名之義
平生賦詩作文率是亂名故至名稱其說多誤爾

論語考卷之一

學而第一

第一章 學而時習之

此傷學政之荒而願修之也。學受業於師也。所學詩書
禮樂也。習自習所學亦與朋友相講也。古者學習有時。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大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
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
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



夏紘。大師詔之。饗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饗宗。書在上庠。燕義曰。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春秋傳曰。魯穀說詩書。數禮樂。又曰。昭公十四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夫孔

子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則當時魯國之學。亦可知已。凡不說學者。其說率如子馬所謂。而詩書禮樂。非身習之。不可知其可說。故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故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言雖不說學者。苟學而習。則說之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鄭玄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則朋謂凡共學者也。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

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則他邦皆可知已。故能修學政。則有志之士。自遠方來。不獨國中。之人。焉。樂樂游道之廣也。學記曰。敬業樂群。又曰。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也。凡學之可樂。不唯有朋而來。然不學之人。不可語其樂焉。故以朋來言之。凡人不得志。則愠。失職。則愠。學成而不知於人。是不得志也。失職也。然而能不愠者。豈非君子之人乎。言縱不能知而用。亦無害於世也。夫人既愠。則激。激則生事。而彼不說學者。其於好學者。不輕則忌之。故以不愠言之。曾子立事曰。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之。勿勿也。曾子制言曰。君子無愠。

訢

愠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愠愠。

朱子解學字以其學既效先覺之所為。而其所習為何如哉。凡習者各因其事而異。或以歲。或以時。或以月。或以日。若以朱子所謂學。則時字衍矣。以說為喜。悅之悅。而不自得。故以喜意解之。要之習字說字。皆窮故。又引程子說。然亦不通焉。謝氏解時習。非古也。蔡氏陳氏解時敏亦然。皆不考古耳。夫詩斷章取義。故其解愈分。其詩愈妙。論語則不然。而朱子解詩。歸

言言卷之一
之一意論語乃為含糊吾未知何謂也樂謂學之樂也朱子以為教之樂而朋字不通故不因包註以同類解之洛誥曰孺子其朋是謂群怪為朋以其共事也而朋本古鳳字鳳飛群鳥隨之然則凡共事者同類者固可謂朋也然於師弟可謂之友不可謂之朋已學詩書禮樂者欲施之天下也知治天下國家之道而人反莫知則難不愠焉高議微論專修己者固無難於不愠尹氏之言不亦宜乎

子男子美稱物子之說贅且非矣孔子子姓孔則氏也族也混姓與氏族秦漢以後之事爾公是諸侯通

稱春秋傳列國並以公稱春秋是魯史不可以魯侯稱而十二公並題以其謚亦不可以謚稱故單公之內外之辭則薨與卒耳解說與朱子不甚遠故其說亦苦已樂有樂在己者有樂於外者不可以概也愠說文曰怒也心所愠積廣韻曰恚也倉頡篇曰恨也各有所當易曰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檀弓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又曰人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辟辟斯踊矣左傳曰晉侯使

司馬女林侯未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又曰。宋皇瑗之子麋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鄒般邑。以與之。鄒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竟。晉語曰。韓簡曰。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晉莫不怠。楚語曰。鬪且曰。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史記吳王濞傳曰。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葬長安。註慍怨也。漢書曰。膠西于王端數

犯法。再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貨殖傳曰。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是與子文無慍色。子路慍見其義。可見焉。朱子解含怒。未非悶。乃心鬱也。與慍不同。故不見是而無悶。非龍德而隱者。弗能之人。不知而不慍。成德君子亦能之。諸家不辨慍與悶。程子既謬。物子亦引之。是其視慍如悶耳。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其泰伯乎。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文王乎。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子文也。慍鬱一音之轉。固然。然既轉而分。則其義亦不同。凡解字者。不可執著一義。

言言六 卷之一
焉以命解不愠以此章之意為勸人學故也此章以
脩學政望於上之人豈可以命解不愠乎君子有以
位言者有以德言者而以位者非必所以治民而以
德者非必長民之德諸書言君子者不可勝舉然舉
一以定之亦不可也以不亦乎為贊辭其意不通是
與邢昺疏皆不知字義也朱子以學為先覺之所為
固非也然其以效訓學未非何者學字意不一故以
其本義訓之不曰學即效也何混之有愠鬱一音之
轉既自言之至此乃非朱子何也效先覺之所為雖
不可以解此章然其意不可非也若以德以性殊立

言制行亦人人殊則見賢思齊非耶人性皆善明善
而復其初固是宋儒之學然與學而至聖人不同於
此言之近誣其尤解經無特操亦何刻也二義兩通
者豈不並舉乎彼不知謝氏之謬與解詩堅持一義
是其陋耳南風詩薰愠成韻與他愠不同若執一義
則每字皆有所窮矣人不知固謂在上之人不知其
才德然凡上之知下非有吹噓何以知之哉且人之
不知已雖從吾遊其就聲譽而來則不必我知也當
不見知之甚或不能無愠又人之不善學雖勞其教
不知所教似玩弄我亦不能無怒難不可解此章然

未可謂無是事也。儒之名古矣。如稱儒者孔子時未有之。有墨者出。然後有儒者之稱。此以儒者言亦昧於名稱耳。且以孔子當此章。以為勸人學與先儒同。謬見孔子何小哉。

第二章 其為人也孝弟

孔子家語曰。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強識好古道。史記曰。少孔子十三歲。正義曰。家語云。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與今本不同。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

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檀弓無此事。但有其言似夫子。輩耳。按諸書。有若與曾參無有稱其字。而以子稱之。此章言凡孝悌之人。率能從上。苟能從上。不復有作亂。人人孝悌。而天下平。故先王設教。以孝悌為首。孝悌之教成。而仁徧天下焉。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周禮曰。師氏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祭義曰。眾之本。教曰孝。鄉飲酒義曰。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居國可安。臣君子

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會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祭義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於朝廷矣。行肩而不偃。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

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數諸朝廷。行乎道路。至於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又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

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謫天下無所不行。主言曰。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皆本立而道生之謂也。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在先王設教。謂之至德要道。在後之君子。謂之為仁之本。故君子務焉。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君子之事親者。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祭義曰。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

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又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君子百行皆歸於孝。孝教之本故也。可不務乎。呂氏春秋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

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是亦此章之意爾。

犯。說文曰。侵也。廣韻曰。干也。僭也。解為干犯似無害。雖然大禹謨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左傳曰。晉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皆謂不從耳。作亂不待解。豈啻悖逆爭鬪哉。不知

辭有抑揚。乃解微惡以其顯者。解大惡以其小者。又不知其亂。謂孝弟之人曰。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不犯上。不作亂。何足以為為仁之本乎。如由孝弟可以至仁。與行仁自孝弟始。是堅白之辨耳。家語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其意與此同。而辭之深淺大異矣。物子以為仁為仁於天下。固然。然泥矣。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緇衣曰。上好仁。下之為仁。爭先人。豈必在天下乎。今欲係之於天下。故曰。君子務本。有司務末。於末與道。有彼此之

分可謂迂矣。可謂碎矣。孝經禮記所載可見。何必分於彼此。凡事有本有始。而未嘗不自本始。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家之本身也。唯其本也。故所始在此。不可謂本為始也。如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禮與政。其政之本與。禮其政之本與。祭者教之本也。昏禮禮之本也。禮始於冠。本於昏。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本與始果異也。

第三章 巧言令色

此傷世少仁者。且言取人不可不慎也。言世所謂仁者。率巧言令色之人。而仁者實少焉。皋陶謨曰。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罔命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夫巧言令色。似仁而非仁。雖古之聖賢。猶且畏之。故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夫子亦恥之。以其亂乎仁也。夫子又曰。巧言亂德。仲尼燕居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奪慈仁。曾子立事曰。巧言令色。能小行而蕩。難於仁矣。文王官人曰。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夫子又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又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又曰。

論薦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亦巧言令色之比。可不畏哉。

諸家以巧言令色為就一人而言者。故下句不通。若以世言不翅通焉。牧誓曰。逃矣。西土之人矣。字同此。夫仁不可以多少言。且無而謂少。何以謂少。若謂無為少。夫子之辭不佞。妄乎。非不迫切也。夫巧言令色之非仁久矣。雖非夫子言之。亦人所易知也。但巧言令色之至。使人惑以為仁。爾。故此章之意。在慎取人。又在傷世之衰焉。

物子知字而不知辭。故其說益苦。遂以志之大小言。

之若如其說於巧言令色。亦有仁者。則以左丘明與夫子為已甚耶。詩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春秋傳曰。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言。對云云。赫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耳。表記曰。情欲信。辭欲巧。是令字巧字。不必惡也。然巧言令色相屬。則不同也。管子曰。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漢書翟方進傳曰。兄宣靜言令。

色外巧內嫉。鮑宣上書曰：董賢本無葭蓍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亦足以證不可以字觀也。

第四章

吾日三省吾身

家語曰：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亦云：字子輿。然諸書莫稱其字，皆以子稱之。家語曰：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此四德者也。以此稱之。按子貢長於曾子，而稱以眉壽可疑。

也。然其言能中焉。此章三事並為人之意，故曰三省吾身也。

三省謂再三省。猶詩語曰：重也。朱子恐人謂必三四，故據程子為解，不知辭也。何氏曰：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若不如是，何必曰省吾身。至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不通益甚。曾子詳于禮，禮記所載可見，豈專心於內乎。凡人言行傳世者固少，而曾子言行二載禮載之，可謂多已。已弟士朗曰：仁齋曰：曾子一生之學，此章盡之。先儒或惜夫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是非深知論語者也。仁齋取道於其臆，故有

是言是孟子於書取武成二三策而不信其餘之意以余觀之此章何足盡曾子之學王元美惜汲冢書不傳於世余所惜亦奚止曾子言行彼諸子百家之言不盡傳于今亦可惜也

三省之三或為平聲或為去聲不必去聲凡於經傳言四聲別為音註可論其文以四聲不可何則古今音聲不同唐與宋其音或異然有字書在則其異猶可考至於漢以上非復可考况於古乎按墨子曰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是禮樂之樂與娛樂之樂其音不別而

不可知孰音也今以四聲論論語與仁齋作古義不為音註其陋甚矣如朱子解三省可謂不知字可謂不知辭何啻昧古言乎

第五章 道千乘之國

春秋傳曰鄭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昭公十三年晉侯會吳于良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然則在孔子時千乘之國小國也故子路曰千乘之國攝於大國之間春秋時晉楚爭霸諸侯會盟而列國多事小國之役於大國也事有苟且而不信者其國中之

事亦然。故夫子戒之曰：敬事而信用，有難節而多勞人，故戒之曰：節用而愛人。急於武備，而或難待農隙，故戒之曰：使民以時。此道也。蓋先王盛時之所無，夫子觀時而得之。故曰：道千乘之國，謂保小國之道也。墨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滕文公云：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豈非小國之難保乎？馬融曰：道謂為之政教。此言為政教之心，不可謂為政教。故楊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包咸曰：道治也。朱子因之，然急迫淺露，且亦不當焉。千

乘之事，諸說不同。管子有萬乘之國，千乘之國，百乘之國。然萬乘以謂天子，千乘以謂諸侯，百乘以謂大夫。皆其辭也。荀子曰：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蓋雖天子之國，未能出萬乘，而諸侯不必千乘。然稱諸侯小大並以千乘，而春秋時千乘則其小者。子路之言可見已。當是時，大夫之邑其大或與小國等。故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蓋大夫之邑雖大事，簡諸侯之國雖小事。多公羊傳或謂季孫為千乘之主，亦以其大也。此言千乘之國以別大夫之邑也。人

謂官人朱子因包氏不別民與人又以信專係于民若如其說相倒也夫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四者之為要上下皆然何獨千乘之國使民以時萬乘之天子百乘之大夫亦皆然又何獨千乘之國而皆人人所知也如諸家之說聖人之語真淺近而已堯舜之治豈止於此胡氏曰五者反復相因雖強深其意何得使深乎

物子以道為道宋衛之道以為天子巡狩之事小國苦供養也周語曰單子曰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蓋亦秩官所載天子巡狩自有其禮小國何苦之有解

使民以時以使治道路若使巡狩當農時則何以供其役乎其說不自穩而疑有脫簡可謂窮矣千乘之說斤斤求合其數與不徵諸子路而循循辯之何以異也百里非大夫之地固然然春秋末晉六卿之邑想或近百里故荀子不曰百里之國而曰百里之地爾敬本於敬天敬鬼神固然亦不然者臯陶謨曰日嚴敬六德召誥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康誥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蔡仲之命曰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何必在天與鬼神也

第六章 弟子入則孝

先生弟子古言也。先生或謂父兄弟子或謂子弟。此言為子弟者不可空餘力而餘力唯學。學唯文也。古之學是六藝。然如禮樂非入學不可習。在家事父兄故以餘力學。以餘力學。故學文爾。家語云。少而不學。長無能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

餘力不可以暇日解。何者。以下有則以學文也。且餘力是行之餘。暇日是閑暇之日。何得以暇日解餘力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汲汲學文之意可見。已宋儒惡文。故其解如是。程子諸說亦然。馬融曰。文古之遺

文。古者立言之士不少。有如周任臧文仲焉。馬氏意蓋謂記古文也。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子曰。博學以文。約之以禮。古所謂文者。豈獨六藝之文乎。漢書曰。孫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侍。寶自劾去。曰。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故解學文為讀六藝之文。可謂文。唯六藝之文不可。

物子曰。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上數者。未免為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

論語考 卷之一
當時俗文非知文不可待君子何必論君子之德且
宴安之為鳩毒在少壯特甚故為子弟者不可不勤
也又何必論君子之德概人以君子之德不亦遠人
情乎

第七章 賢賢易色

家語曰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貢曰學
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
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
矣此章言人不可無學也夫五者固善矣然性質之美
或有能之未足為脩學之效然非脩學不能如此之具

焉故言設有如是之人雖未嘗學吾必以為已學矣漢
書曰李尋云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顏師古曰賢賢尊上賢
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旅獒曰分寶玉于伯升之
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春秋傳魏絳曰戎狄
荐居貴貨易土致身臨事不顧身也

子夏卜氏卜族也其姓未詳當時男子稱族而不稱
姓婦人稱姓而不分族其男女同所稱或謂之姓或
謂之族者秦漢以來之俗也後世君子昧古故司馬
遷叙古人或謂族為姓朱子未知其非也夫賢賢與

好賢不同如好賢好德之心可以好色之心相易至如賢賢之心不可易以好色之心也孔安國曰以好色心好賢則善可謂踈矣朱子據之然不自穩故以好善有誠帖之凡是諸事豈學者所止而曰學求如此而已曰務學之至曰學之為道何以加此一何小也子夏以文學名故其語如此是其所見大異於子路輩矣子夏謂不可無學而諸先生之解如是即其解之弊或至廢學子夏之語何弊之有哉

物子不知古言如謂仁者為仁謂及難為及謂從國政者為國政古言此類不一則孔朱之解其辭非不可而其意不可耳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人之性或有之非學而所能且好賢而變顏色雖心之誠無益於事安在其好賢哉夫賢賢者不唯變顏色而其語大有含蓄諸家之解皆淺露之可謂賊古語矣徐氏筆精曰賢賢易色註訓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與下文事父母能竭其力語意不類蓋遇賢人必極其禮貌以敬之色指禮貌而言孔子曰其次避色亦指禮貌衰也皆自己身上事一說謂輕易女色而不以為重亦通所謂避色者在在上之人言之則與此不同也此章第一句一句二事二三句一句各一事

四五句二句而一事文理亦順句法亦精故易為輕
 易之易致身朱註固非而物子亦為仕者平日之事
 故其說甚苦至以死難為非難事何其言容易耶何
 其言容易耶表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
 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
 故其受祿不輕其受罪益寡若作贖則文意不通且
 改古文以成已說亦太橫矣且坊記曰詩云伐柯如
 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
 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猶有
 自獻其身何不考諸漢書張敞上書曰臣聞忠孝之

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
 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
 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群臣有司。宜各竭
 力致身。致身之義可見已。

第八章

君子不重

此為弟子遊宦言也。夫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固慎
 所居。然其去也就也。亦不可輕輕於去就。則雖得君。以
 服官。然臨下無威。焉學優則仕。仕優則學。輕於去就。則
 其所學亦不固也。夫遊宦有主有友。曾子制言曰。曾子
 門弟子。或將之魯。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

論語精義 卷之一 十一
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孟子曰。觀近臣於其所為主。觀遠臣於其所主。故夫子於衛主顏雝。由於宋主司城貞子。主也。友也。誠不可不慎焉。故主必忠信之人。友必與我同道者。必與我同志者。主非其人。則失身。友非其人。則損德。故二者有所遇。則改之。不可憚也。家語曰。宰我請問帝嚳。孔子曰。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秋傳。晉司馬寅視吳王曰。夷德輕。不忍久。揚子法言曰。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言重則

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荀子曰。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跲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又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學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又曰。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

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子夏曰。日知其凶。月無忘其所能。射義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衰。旋期稱道不亂。皆謂學之固也。家語曰。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是雖非遊之

其道其志相異者。則不與之友矣。荀子曰。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可不慎乎。

何晏解重為敦重。朱子據以為厚重。重唯是輕之反。不必加厚。凡事以外內言。是宋儒之常。而厚重內也。威嚴外也。今反之何哉。不如。有謂不同者。此以為不及。固無妨於字法。呂氏春秋曰。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

言言
卷之二
十二
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然則以不如為不及。似於句意亦無害者。然我不友不及已者。必求勝已者。則其勝已者。亦以我為不及已。而不肯友之。人人獨立孤行而後止。豈如是而可乎。故雖未及我。其道其志與我同。則以為友。亦未必無益。豈必有損哉。故曾子立事曰。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韓詩外傳曰。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

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不其然乎。如呂氏春秋則王侯貴人之事。是在周公可耳。且心既主忠信矣。而其所友。欲無不及已者。則或害於其忠信。故解忠信曰。實曰誠。不謂盡已也。既欲無友不及已。而又欲主忠信。則亦有所妨。故曰無益而有損。以護其不篤厚耳。改過之解。有家語在。即無家語。句法字法可見已。

物子解重以重事。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

以自卑而尊先祖也。何必建旌旗設百官而後為重事也。後世如漢韋賢、晉謝安，多以持重善相業者，豈必在重事哉。凡事之不可不重，不唯在朝廷，則非謂重事也。威有威嚴之威，有威儀之威，威儀之威，無論威嚴之於人與事大矣。帝嚳仁而威，夫子威而不猛，儒行不斷其威，祭義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太禹謨曰：戒之用休，董之以威，勸以九歌，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左傳曰：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又曰：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

會而盟，以顯昭明。史記曰：太公家令云：柰何人君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非莊麗無以重威，謂非重事不設威嚴，何其偏也。凡事以固言者亦多矣。易曰：恒德之固也。貞固足以幹事。左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鬪伯比云：莫敖必敗，舉足高，心不固矣。周語曰：敷厖純固，於是乎成。又曰：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管子曰：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又曰：允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又曰：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

節信。又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荀子曰。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其以固言學者。既證之矣。又按史記儒林傳曰。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是亦謂學之固也。今引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則與上句文理不順。自負以知古言。而不知古言。非孔朱易色之解。而解不固。以不固守一師之說。何哉。但以固有固陋之固。而荀子以外。莫以固言學。故謂舊註非古言也。凡物之解。論語其徵諸古言善矣。

然其泥古言而失之。則與昧古言而失之均之失耳。

第九章 慎終追遠

此語王者政教也。慎終謂臨事持重也。追遠謂考事復古也。蓋慎終以愛民。力追遠以防民。奢故下民之德亦歸于厚也。仲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太甲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遜于汝心。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蔡仲之命曰。慎厥初。惟厥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文王世子曰。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兌命曰。絜終始。典于學。春秋傳曰。大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老子曰：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是，則無敗事。家語曰：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史記楚世家曰：靈王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何用？靈王曰：用桓公。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大

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終，慎終者，慎終于始之略。與言終始二字者，其義不同也。禮器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簞之安，而橐鞬之設，郊特牲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簞之安，而蒲越橐鞬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如是而後，宜是即追遠之事。後世王者，考古禮以行之，亦其追遠

之事爾

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匡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終於心。未有遊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漢儒之解如此。而朱子因之。左傳曰。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荀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呂氏春秋曰。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慮。引此則慎終之解。似不失者。然慎終自有其義。不可以證是語也。說文

曰。慎。謹也。朱子以謹解慎。避國諱也。然慎。主心謹。主言行。愈益使人惑焉。君牙曰。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祭統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坊記曰。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梅福上書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已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是追者追其功也。故祭可謂追孝。可謂追養。不可

以追一字言則祭盡其誠不可謂之追遠也故諸說皆不從焉

物子曰語所以制禮之意也祭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及諸侯臨卿佐之喪是非慎終乎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宗武王樂記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

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是亦為祭祀爾且中庸曰上祀先后以天子之禮是非追遠乎漢宣帝封鄼侯蕭何曾孫建世為侯成帝封蕭相國後喜為鄼侯亦非追遠乎何不以為徵然奈慎終之語何奈追字之義何朱註歸字雖不穩亦自成文義何必難之孔安國說古來所傳不容盡廢固然然苟不合已意則駁之同於後儒偶合已意則謂古來所傳誰其信之夫漢儒之說蓋有古來所傳亦有所自創寧知非物子所駁即古來所傳而其所謂古來所傳乃所自創乎可謂橫矣

第十章 子禽問於子貢

家語曰。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歷相魯衛而終於齊。春秋傳稱衛賜。貢作贛。戴記亦作贛。荀子曰。子贛。子路故鄙人也。韓詩外傳曰。子貢。衛之賈人也。諸書無有稱其族。獨列子有言。衛端木。子貢之世也。子禽之問。可謂癡也。蓋子貢心笑之。戲以答焉。溫良恭儉讓。皆平常之德。不足以言夫子。亦非所以聞國政者。而謂以是求之。以是得之者。是戲而然耳。錄論語者。善子貢之答。故亦取之。夫子溫則溢矣。然溫而厲。良則良矣。然或

違眾恭則恭矣。然恭而安。天生德於予。桓韙其如予何。當仁不讓於師。及鄉黨篇所載。不必儉。不必讓。又觀乎誅少正卯。相夾谷之會。請討陳桓。則非溫良恭儉讓。溫良恭儉讓者。乃夫子之一端耳。

諸家不知子貢之戲言。故其說皆迂。不足多辯也。良字。說文曰。善也。而有以德言者。有以材言者。故字書又解之曰。賢也。又曰。不犯物。謂之良。溫良之良。德也。所謂不犯物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禮運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曾子問曰。昔魯

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內則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儒行曰。溫良者。仁之本也。喪服四制曰。武丁者。殷之賢主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又婦人稱夫曰良人。是豈言材乎。又有言容者。荀子曰。君子容之。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蕪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溫亦非容。儒行內則可見已。夫子不得位。何以見其材。嘗為大司寇。嘗相夾谷之會。若以是為見其材。則其所見何淺也。抑意音近而誤寫。雖誤寫也。其意通者不

必改之。古文此類不一。謂古字通用者非也。

第十一章 父在觀其志

觀志觀行。觀父之志行也。祭義曰。曾子曰。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內則曰。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孟子曰。曾子能養志。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祭統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

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又曰。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是蓋觀志觀行之謂也。故坊記引論語曰。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曾子本孝曰。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其道。又能

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此章自孔安國為觀人之法。故宋儒諸說。苦而不自得也。

漢儒之說。多古來相傳者。然如此章。其意明於禮記矣。又何從漢儒為桀紂之惡。雖桀紂亦不敢自以為道。桀紂迷矣。吾不知焉。楊墨佛老。自以為道。即其道也。世或有非道而自由者。是亦其道耳。故雖非大惡。如桀紂。亦有不可不改。此謂不改者。非是之謂也。物子見道字不明。故其說亦苦。至德之義。亦誤。安在其知古言也。

第十二章 禮之用和為貴

此言行禮以和而不可過於和也。周禮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儒行曰：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燕義曰：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虚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和下親而衣相怨也。

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事之失義也。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祭義曰：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是禮之用和為貴，而先王之道以和為美也。小大事物概而由禮，則有所不行，故也。然但貴和而無所節，則禮非其禮矣。禮非其禮，是禮不可行也。故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即以禮節和也。夫禮之行與天地並，其不行也。先王陳迹，豈謂一冕一拜之類哉。

禮以天地言古也。然與朱子所謂不同。焉從容不迫，不足盡和字。體用之說。古昔所無。禮運曰：仁者義之

本也。順之體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與後世體用不同。然體用便於言事。則以論經文。或可以為經文。亦有之。不可。朱子以為禮貴和。故先王之道美矣。程子以斯字指和。程子為得之。虞戴德曰。子曰。君問臣。恭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為美乎。字法同此。由之之意。二家並失之。由者由禮也。禮也。故曰由和。豈可以由言哉。

用訓以固然。然與儒行之句。彼一法。此一法。家語作禮。必以和何得合焉。用字為句。可耳。史記曰。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亦同此。夫古文辭者。後世論文格之。

且非謂古人之文也。此朱子昧乎古文辭。似相論語為古文辭。又按其答人書曰。韓柳二公倡古文。一取法於古。其紕辭者。矯六朝之習也。明李王二公倡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之古文辭者。尚辭也。主叙事。不喜議論。亦矯宋弊也。是其所言自違焉。且所謂李王。謂于鱗元美。然古文辭之稱。非始於于鱗元美。乃宋景濂文已多有之。即以稱宋諸家。獻吉一二稱之于鱗。未嘗稱之。蓋以其目非古也。不亦精乎。而元美之以此稱人。無論規矩秦漢者。乃模楷六朝繩墨。韓柳歐蘇亦在其中。是其所異於韓柳古文。然亦謂

之古文。或曰古文辭要對時文而言者。爾昧乎古文辭物。子自道耳。和為和順於事情。固然。然從容不迫。亦不可廢。但未盡耳。禮之數三千三百。行之以和。非三千三百之禮。而其義合禮者。所謂已於禮之禮也。豈可謂之和乎。是以和為補禮者。可謂不知禮。可謂不知和。弗及。朱註遠甚。且以朱子所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為欲引之於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按禮運曰。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

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又曰。夫禮必本於天。一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大寶也。樂記曰。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於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

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左傳曰子大柝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

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大不亦宜乎。又晏子對齊侯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物子以為何如哉。佛氏法身徧法界。未知與朱說同否。何必言之。

第十三章 信近於義

此言義禮之要於立身與宗之不可不和也。信所著而期於行也。其所言而期於行。苟近於義。則其言可復。况中義者乎。何晏曰。復猶覆。家語曰。孔子云。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大戴記作其信可復。文王官人曰。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閒之行。獨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順信者也。春秋傳曰。棄公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外傳云。展而不信。復言而不謀身。展也。管子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皆反覆之義也。為恭近於禮。

猶能遠耻辱况中禮乎表記曰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焉以不揜恭以遠耻又曰恭近禮險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說苑曰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通姻姻或作媼周禮六行鄭氏曰姻親於外親也春秋傳曰子產云陳忘媼之行

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南史曰王元規云姻不先其親古人所重隋書禮志曰纁鴈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姻不失親宗宗族也古者有大宗小宗姻不失其親亦可以為如宗族况能和宗族者乎能和宗族亦在義與禮乎

義字禮字不必為解恭與敬不同敬尊人也恭自卑也自卑故失則為耻辱宗猶主字義或然然既曰宗猶主又曰可以宗而主之何也含糊已甚此章意甚明物子不得其解故以上三言為引古書下三言為有子釋之朱子以踐言解復字物子則以

解信字而復字不得其解乃曰其言誠可踐焉若或
 乖先王之義則欲踐之不可得也是信與復同義朱
 子之解雖未的當亦自成文義如物子之解則不能
 成文義也恭非謂其為人謂為恭也子禽謂子貢曰
 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亦非謂子貢之為人也
 親若為內親則亦字不通復至宗字而窮乃曰亦可
 以歸而奉之何以異朱子哉義先王之義固或有之
 然人異於禽獸何必盡出於先王先王因人之有義
 立之名制之節以為教也若使人心無義何以能守
 禮乎則義之先禮亦明矣禮器曰禮時為大順次之

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
 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
 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
 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
 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祭義曰曾子
 云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
 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
 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
 也左傳曰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成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杜預曰。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襄公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王肅曰。嫡子嗣國。得禮之宜。三十年。宋大婦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杜預曰。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五。

右。周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內史興歸。以告王云。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韋昭曰。服。義。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楚語曰。申叔時云。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韋昭曰。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管子曰。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順乎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韓非子曰。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

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漢書曰。公孫弘云。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揚子法言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之訓宜。不亦古乎。事之宜否。何必待先王而知之。故如忠義節義。禮義。雖夷狄亦有之。但不學而為。則或為非義之義。故曰詩書

義之府也。詩書既義府。則古人遺文。莫非義府。而歷史所載之事。苟得其宜。亦莫非義也。物子不考諸古書。輒謂韓朱為臆說。其取諸臆。以亂先王之道者。非亦自言乎。

第十四章

君子食無求飽

君子謂在上之人。食無求飽。不貪美味也。易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居無求安。不計永久也。如衛公子荆是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曲禮曰。安安而能遷。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淫富貴也。曾子立事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夫子又曰。君子先行其

言而後從之。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亦敏於事而慎於言也。樂器曰。就賢體遠。鄭玄曰。就謂躬下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玄曰。有道有才藝者。夫不淫富貴。不驕行。已不耻下問。苟非好學。不能如是矣。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是據鄭玄言之。夫好學而不求安飽。豈以不暇故乎。世多不求安飽者。而非必好學也。好學而不求安飽。亦唯自然而然。非不求安飽。是雖云好學。非真好學也。敏是學之要故。

夫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者。豈止勉不足乎。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蓋取之。以為解然。有所難合焉。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固然。有先王之道。在不質於先王。而求於已。即楊墨輩。是也。何其偏執哉。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物子以為君子之行。非好學之事。蓋謂學必在詩書禮樂。且未觀世之好學者也。學固在詩書禮樂。而孔子所謂學。不必盡然。禮器曰。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周禮。注。鄭氏曰。有道有才藝者。有德能躬行者。而安國乃

以有道德者解之。不驕而駁。朱愛僧何甚。在上之人而好學。故既曰君子。又曰好學。即非在上之人。亦有重複如是者。此乃古文之常。何足怪哉。

第十五章 貧而無諂

曾子制言曰。君子不調富貴。以為已說。不乘貧賤。以辱已尊。故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君子矣。然而未也。伊尹在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老萊子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夫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原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栖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世多貧而樂者。為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驕不溢。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然禮有貧而難行者。富則不難行。畢命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啟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溢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是不難行禮。而不肯行之。故其言如此。而禮者。毋不敬。自卑而尊人。則無驕不足言也。故以此答。事貢即知。至此之道。至此之

道無如勤學。故引此詩以言之。夫子善其能引詩。又知以其穎悟。若告諸往事。必將知來事也。子貢嘗曰。賜也聞一以知二。故夫子之言如是。與蘇轍曰。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詩衛風淇澳之篇。切磋琢磨。治骨象玉石之事。以譬脩學也。

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是欲使樂者好禮者。必出於貧富之外。故為此解。可謂不切矣。蘇子由曰。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以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無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朱子盍取之。予既解此章。然後見蘇說其語冗長。且所謂雖欲諂不可得也。雖欲驕亦不可得也。乃文人弄筆者。是其說不可全用。故裁而取之。錄其全於此爾。

子貢自言為政而使民如此。如何此句不通。蓋謂子貢言已為政而使民如此。則何如物子自負以知古言而解古言如是。自謂學古文辭而屬辭又如是。則其所學古文辭者。所當言者。皆可也。朱子謂子

賈蓋先貧後富而鬱居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子
貢之問固似朱子所謂者然難自後世定之物子欲
異於朱子故又為此說皆鑿矣夫治之至者使無苦
貧之民亦無淫富之人焉晉悼公謀所以息民魏絳
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
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貧民行之期年國
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以彼晉悼猶如是况於
古聖賢乎凡人民貧富相遠者政治失宜耳管子曰
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
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又曰時有春秋

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倍故遊商得以什伯其本也
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
不用皆道此始按坊記曰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
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
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
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已是坊記所謂亦如此
此其一節也次節乃曰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
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其幾矣者無幾何也故制之
如上節所謂耳物子讀書可謂踈矣且漢人引此章
亦樂上無好字則非從落又家語曰孔子曰君子好

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攝也。是彼一語此一語各自成文不可得而合焉。曰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為脩身之至則豈足以子貢乎。然則家語所謂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亦非耶。然子貢之問非以是為脩身之至但以彼人情之一端雖君子或有之故以為問爾。大學道學中庸道問學道當去聲。經文以四聲論固是不可且凡上聲濁者其所呼皆去聲。故朱子於四書不盡註之惟可疑者註之以見字義耳。往來之解安國不明朱子急迫物子則反字義以為說皆欲使往與來必在問答與詩哉。

不得其解也。告往知來唯言其穎悟耳。故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後言之。蘇氏所謂知所從來者如子夏則其起予者在問詩而知禮。故曰起予者在上與此章不同焉。往來之字過此以往。禘自既灌而往者及自大學來者固有之。然在一字言者耳。言往來二字則往是既往來是未來。楚狂接輿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儒行曰往者不悔來者不豫。大戴記曰存往者在來者來者不豫往者不慎。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管子曰度法者量分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又曰疑今者察之古。

諸論
卷之
四
不知來者視之往。吳子曰：以見占隱，以往察來。墨子曰：以往知來，以見知隱。楚辭曰：往者余弗及，來者不聞。尉繚子曰：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淮南子曰：望於往世之前，而視來事之後。又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往來之字可見焉。

第十六章

不患人之不知

士之患莫甚於人之不知，故夫子自歎曰：莫我知也。夫二三子亦居則曰：不吾知也，而不知人之患又甚於不見知。無論為政之急於知人，乃知一官守一職，亦不可不知人也。苟不知人，雖有知我者，我無如吾所見知何。

故夫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夫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官人則天下不足治也。家語曰：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尹氏意：如人不知而不愠之說，若如其說，當曰：患不知人，不患人之不知也。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是也。此章為患不知人而發，故曰：不患人

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上句輕而下句重，不患人之
不已知，知命也。亦尹氏之流哉。不足多辯釋。迦達磨
何必引之。人不映而不對之。語或吹其。語曰。意不

夫。問。二。子。之。對。問。已。五。十。六。世。
貢。曰。其。德。實。遠。乎。曰。德。得。開。論。林。意。管。射。子。文。意。子。
味。其。一。未。映。其。二。也。故。開。因。文。德。實。乎。意。實。無。謂。乎。子。
限。實。實。美。子。貢。曰。齊。無。曾。物。讓。無。子。武。子。子。曰。謝。始。封。
入。且。應。為。實。子。曰。吾。未。聞。也。也。皆。意。亦。隨。林。讓。亦。子。武。
曾。入。限。天。不。不。又。出。出。家。語。曰。子。貢。問。林。子。子。曰。公。子。
論語考卷之一

格四庫全書

論語考卷之一

